



# 格薩爾研究 集刊 1

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

# 格萨尔研究 集刊

## 第一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 主编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五·北京

封面题字 赵朴初

责任编辑 杨恩洪

封面设计 燕 玲

**格萨尔研究集刊(第一集)**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单太仆寺街39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承德地区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 1/4 插页 2 字数 17万

1985年8月第一版

1985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500册

书号: 10229·0254

定价: 1.60 元

༢ « གེ་ཡ་ར། » ཚིག་འཕྲུག་གྲེ་ཡའི་  
 ལམ་ལུ་ཕྱུག་པ་ཉི་ཉ་ཚུ་མེ་འོ་ཡོན་།  
 མི་དོན་པ་གྲེ་ཕ་མོ་དོན་ཡོད་ཚུ་ཉ་འཕྲུག་།  
 ཕྱི་ཕྱི་ཡོད་པ་ལྟོ་ལྟོ་ཡོད་པ་།

ལྷ་མོ་ལྷ་མོ་ལྷ་མོ་ལྷ་མོ་  
 ལྷ་མོ་ལྷ་མོ་ལྷ་མོ་ལྷ་མོ་

加强《格萨尔》研究工作，发扬藏蒙  
 族文学的优秀传统。

阿沛·阿旺晋美

一九八五年元月题

我国各族人民，都有它的光辉历史和文化，“格萨尔”就是藏族人民特有的史诗。

《格萨尔研究》即将创刊，预祝它将成各民族人民喜闻乐见的刊物，并祝成功！

汪锋 九五年

## 目 录

|                         |                     |
|-------------------------|---------------------|
| 发刊词.....                | 费 芝 ( 1 )           |
| 努力做好《格萨尔》的搜集整理工作.....   | 江 平 ( 6 )           |
| 努力抢救《格萨尔》.....          | 李文珊 ( 8 )           |
| 继续努力开创《格萨尔》工作的新局面.....  | 殷海山 ( 13 )          |
| 建设史诗理论的中国学派             |                     |
| 祝《格萨尔研究》集刊创刊.....       | 刘锡诚 ( 18 )          |
| 《格萨尔》的历史命运.....         | ( 藏族 ) 降边嘉措 ( 20 )  |
| 《格萨尔王传》在藏族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                     |
| .....                   | 佟锦华 ( 40 )          |
| 《格萨尔》和藏族当代文学.....       | 耿予方 ( 74 )          |
| 《格萨尔》历史内涵再探.....        | 黄文煊 ( 90 )          |
| 论《加岭传奇之部》产生的历史背景及时代     |                     |
| .....                   | 徐国琼 ( 103 )         |
| 部落战争与《格萨尔王传》.....       | ( 藏族 ) 丹珠昂奔 ( 119 ) |
| 试谈《格萨尔王传》的社会内容.....     | ( 藏族 ) 索 代 ( 134 )  |
| 史诗《格萨尔》的描写研究问题.....     | 段宝林 ( 148 )         |
| 《格萨尔》与《罗摩衍那》比较研究.....   | 潜明兹 ( 164 )         |
| 再做一次不完全的统计              |                     |
| ——藏族《格萨尔王传》的部数和诗行 ..... | 王沂暖 ( 184 )         |

## 在漂泊的生活中

——介绍《格萨尔》说唱艺人桑珠……………（藏族）旺 秋（212）

琶杰传……………（蒙古族）斯钦孟和（226）

《格萨尔王传》引言……………（法）R·A·石泰安著  
向红茄译、陈庆英校（233）

多米尼克·施罗德与史诗《格斯尔》（前言）  
……………（西德）瓦·海希西著 赵振权译（249）

## CONTENTS

|                                                                                                                             |                                    |
|-----------------------------------------------------------------------------------------------------------------------------|------------------------------------|
| Foreward .....                                                                                                              | Jia Zhi ( 1 )                      |
| Doing Our Best to Collect and Collate<br><i>Gesar</i> .....                                                                 | Jiang Ping ( 6 )                   |
| Striving to Save <i>Gesar</i> .....                                                                                         | Li Wenshan ( 8 )                   |
| Opening up a New prospect of <i>Gesar</i> Study<br>.....                                                                    | Yin Haishan ( 13 )                 |
| Forming China's School in Epic Theory; Acclaiming<br>the publication of the Collected Papers<br><i>Study of Gesar</i> ..... | Liu Xicheng ( 18 )                 |
| The Historical Destiny of <i>Gesar</i><br>.....                                                                             | ( Tibetan ) Jiangbianjiacuo ( 20 ) |
| <i>King Gesar</i> , Its Position in and Effect on<br>Tibetan Literary History.....                                          | Tong Jinhua ( 40 )                 |
| <i>Gesar</i> and Tibetan Modern Literature<br>.....                                                                         | Geng Yufang ( 74 )                 |
| A Further Inquiry into the Historical Connotation<br>of <i>Gesar</i> .....                                                  | Huang Wenhuan ( 90 )               |
| The Historical Setting and Age of the Emergence<br>of <i>Jialing</i> .....                                                  | Xu Guoqiong ( 103 )                |
| Tribal War and <i>King Gesar</i><br>.....                                                                                   | ( Tibetan ) Danzhu'angbin ( 119 )  |
| A Tentative Discussion on the Content of<br><i>King Gesar</i> .....                                                         | ( Tibetan ) Suodai ( 134 )         |

|                                                          |                                    |
|----------------------------------------------------------|------------------------------------|
| <b>Some Aspects Concerning the Descriptive Study</b>     |                                    |
| <b>of King Gesar</b> .....                               | Duan Baolin ( 148 )                |
| <b>Gesar and Rāmāyaṇa, A Comparative Study</b>           |                                    |
| .....                                                    | Qian Mingzi ( 164 )                |
| <b>An Incomplete Statistics of Sections and Lines in</b> |                                    |
| <b>Tibetan King Gesar</b> .....                          | Wang Yinuan ( 184 )                |
| <b>Sanzhu, a Gesar Singer Who Wandered about</b>         |                                    |
| .....                                                    | ( Tibetan ) Wangqiu ( 212 )        |
| <b>A Brief Biography of Bajie</b>                        |                                    |
| .....                                                    | ( Mongolian ) Siqinmenghe. ( 226 ) |
| <b>Preface of King Gesar</b> .....                       | ( France ) R. A.                   |
| <b>Stain Tran, Xiang Hongjia and Cheng Qingying</b>      |                                    |
| .....                                                    | ( 233 )                            |
| <b>Dominik Schröders and the Epic Gesar</b>              |                                    |
| .....                                                    | ( West Germany ) W. Heissig        |
|                                                          | Tran, Zhao Zhenquan ( 249 )        |

( 王炽文 译 )

# 发 刊 词

贾 芝

如果在新中国诞生前有人提出要创办一个史诗刊物，那必定是使人连做梦也想不到的一件奇闻，因为早就有人断言“中国无史诗”。难道那时候会有一个反对派跳出来申辩说：“不，先生，你说错了！”吗？我想这样的人大概也是不会有的。

历史总是在前进，而不会倒退。后来者必定更聪明，能够超越历史条件的人却是没有的。我们也不必自作聪明，苛求前人。

历史告诉我们：只有在民族独立之后，它的文化才能被人全部认识和获得发展的机会。中国各民族的史诗今天得以显露头角，引人惊异，情况也正是如此。当生息在祖国的土地上的许多民族摆脱了被歧视被损害的地位而独立于社会主义大家庭之后，人们就看到各民族的史诗及其他文化珍品了。他们拂去历史的灰尘，让人类艰苦创业时期闪烁着理想光芒，融合着奋斗精神的灿烂诗篇呈现在我们面前。这时，人们才看到中国的史诗竟是如此之丰富，才知道几乎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史诗。这是在伟大的新中国光荣诞生已有三十多年后的今天，特别是三中全会后民间文学的发掘和研究出现了无比繁荣昌盛的时候，我们才能得出的新结论、新认识。

中国可以说是一个史诗和叙事诗蕴藏丰富的国度。产生在青藏高原的《格萨尔王传》，当推为史诗之冠。斯大林在谈到各民族共同创造人类文化时的一段精辟的话里说得好：

“每一个民族，不论其大小，都有它自己的，只属于它而为其它民族所没有的本质上的特点、特殊性。这些特点便是每一个民族在世界文化共同宝库中所增添的贡献，补充了它，丰富了它。”<sup>①</sup>

我们说各民族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单是神话和史诗就足以说明这是历史事实，每一个民族都作出了自己特有的一份贡献。

虽然十八世纪青海蒙古族学者松巴堪布·依喜巴拉珠尔已对《格萨尔王传》作了开创性的研究工作，国外研究《格萨尔王传》也已有近二百年的历史了，但在这部英雄史诗的故乡的中国，至今还没有将它全部用文字记载下来，国内外都还不曾看到过它的全貌，而只是或多或少地看到其中的一部分手抄本、木刻本。谁能确切地回答《格萨尔王传》全诗究竟有多少部、多少言呢？没有。现在所知，也只是一个粗略的估计。《格萨尔王传》的产生和流传，显然具有这样两个特点：一是它好象一棵大树，一棵地下盘根错节、在地上枝杈繁多的参天大树。十八大宗、十八中宗、十八小宗，加上开篇英雄的诞生、四部降魔史和结尾的地狱救母（一说救妻），共约六十余部。由一个情节发展为一部，或艺人演唱各有不同异文，或部名不同而实际内容相同的，全诗究竟有多少部，现在我们只知其概貌而尚不知确切部数。这只有在我们抢救工作的结束阶段才能知道。这说明这部英雄史诗是经过漫长的历史时期由无数演唱家不断参加集体创作，不断加以发展的结果。

一部史诗，往往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流传异文，而象《格萨尔王传》这样庞大，枝叶横生，今天还处于没有全部记录整理成为文学定本的，实在少见。藏族的作品传到蒙古地区而又

---

① 《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问题》第377页。

演变成具有自己的内容和风格的蒙古族的《格斯尔故事》、《格斯尔可汗》，因而《格萨尔》成为藏、蒙人民共同创作和共同享有的伟大诗篇。

今天，在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等藏族地区、内蒙古和新疆卫拉特蒙古地区，还有不少的《格萨尔》说唱艺人。他们是史诗的保存者、传播者和参加集体创作的作者。他们也象欧洲古代和中世纪的游吟诗人一样，四方流浪，到处演唱，以卖唱或乞讨为生。是他们使《格萨尔王传》至今还活在中国的国土上，使它成为一部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活的史诗。《格萨尔王传》被藏族牧民奉为神圣的经典，然而这部经典的卓有功勋的传承者，却是过去社会地位极低的民间说唱艺人。我们不能不向他们致敬！

从艺人口中抢救记录史诗，弄清它的全部面目，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整理和科学研究，这是我们这代人的不可推卸的光荣任务。

一九五六年我们开始《格萨尔》的搜集工作。青海广为调查研究，作了大量的搜集翻译工作，并且发现和搜集了珍贵的木刻本、手抄本百余种，编印了大量的内部资料，并出版了汉译《霍岭大战》上卷。这就为《格萨尔》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们恢复和重建民间文学工作，首先就为《格萨尔王传》及受株连迫害的有关说唱艺人、民间文学工作者平反。我们在恢复工作中提出了“抢救”的口号，《格萨尔》是我们首先提出的重点抢救的作品之一。一九八〇年四月，我们在峨嵋山召开了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内蒙六个有关省、区参加的第一次《格萨尔》工作会议。一九八一年二月、一九八二年五月又每年一次连续召开了两次《格萨尔》工作会议。这两次会议又增加了新疆，共七个省、区参加。三次会议组织和推动了藏族和蒙族的《格萨尔》的抢救、搜

集、出版和翻译工作，第一次出版了《格萨尔王传》藏文本，并继续出版部分汉译本。一九八三年，在全国文学学科规划会议上，《格萨尔》的搜集整理工作被定为“六·五”期间国家的重点科研项目。这在我国民间文学中也是史无前例的第一次。过去由卖艺和乞讨的民间艺人游唱的一部民间史诗，今天订为国家的重点科研项目，这是十分有趣的巨大变化，说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少数民族的文化遗产，重视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财富。去年，一九八四年，一月，我们又召开了第四次工作会议，为完成“六·五”计划作了新的全面的布署。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还于一九八三年八月在青海主持召开了史诗学术讨论会，《格萨尔》的理论研究工作，这几年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这里应该着重提到的是一九八四年八月在拉萨，由全国《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和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联合举行了“七省、区《格萨尔》艺人演唱会”。这次会议云集了七个省、区的34名艺人代表。这是格萨尔工作史上的一次创举，它将有力地推动《格萨尔》抢救工作的顺利进行。

《格萨尔王传》大型史诗以降妖伏魔、反对侵略和捍卫人民利益的传奇故事，赢得了广大听众的赞美，给人以精神鼓舞和美的享受，是民族生活的百科全书，具有重大的美学价值和科学价值。但是对我们来说，整个工作方兴未艾，正应大步前进，去摘取《格萨尔王传》这一史诗王冠上的宝珠。

正是在这个时刻，为了进一步组织队伍，加强《格萨尔王传》的普查、整理、翻译、出版和研究工作，有必要建立“格萨尔学”。这就是我们创办《格萨尔研究》集刊的原因和目的。我相信，集刊的出版，对完成史诗的抢救工作和理论研究工作会起到组织和推动的作用。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格萨尔研究》是全国第一个史诗研究的大型理论刊物，

它将组织“格萨尔学”的研究队伍，汇集并展示我国《格萨尔》研究的新成果、新水平。

《格萨尔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提倡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学风，坚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扬民主，各抒己见。对学术上的不同见解，提倡同志式的讨论，不废一家之言。如果开辟这个新的园地，能够促进《格萨尔》的搜集、整理、翻译和出版工作、能够象红学那样继往开来不断取得学术研究成果，并且使这个被誉为东方的《伊里亚特》的英雄诗篇推广流传，成为鼓舞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祖国的精神力量，那对我们和子孙后代都将是莫大的欣慰，对于世界文化宝库，也是一个巨大的贡献。

一九八五年一月二十一日



## 努力做好《格萨尔》的搜集整理工作

江 平

在一九八四年一月举行的第四次《格萨尔》工作会议上，我讲过：我是《格萨尔》搜集整理工作的一名热忱的支持者。因为我认为这项工作是十分重要的，应该给以足够的重视和支持。

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是藏族人民的骄傲！它在藏族、蒙族以及其他一些民族中广泛流传。当然首先是在藏族中广泛流传，为藏族人民所喜闻乐见，甚至家喻户晓，就象《三国演义》在汉族人民中广为流传一样，所以被称作“藏三国”。新华社记者写过一篇新闻稿，报导青海省近年出版了两本比较流行的关于《格萨尔》的书。当这两本书拿到牧区发行的时候，立即被一抢而光，许多不识字的藏民也要买一本放在家里。每当吃罢晚饭，坐着喝奶茶的时候，就请识字的人把书一段一段地往下读。报导还说，青海的果洛、玉树地区不少青年读书识字就是从读《格萨尔》开始的。这篇报导以生动的事实说明，搜集、整理、翻译、出版《格萨尔》对于发展民族文化事业、加强民族团结有着多么重大的意义！

《格萨尔》具有这样广泛的群众性，基本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它是藏族人民的伟大创造，是藏族人民智慧的结晶。我国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悠久历史和长期历史形成的灿烂文化。我们说藏族是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她在自己的历史上创造了举世无双的篇幅最为巨大的英雄史诗，就是一个强有力的

证明。我们必须把这项工作认真做好。

搜集、整理、翻译、出版《格萨尔》，不仅要态度积极、工作认真，而且要极为谨慎地保持它的民族特色，保持它原来的风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是无疑义的。但不能因此使其面目全非。由于参加这一工作的有各民族的同志，因此都要注意到这一点，特别是我们汉族同志更要注意这一点。在峨嵋山召开的第一次《格萨尔》工作会议上，贾芝同志提出，以鲁迅在翻译工作上倡导的三原则“信、达、雅”作为搜集、整理、翻译、出版《格萨尔》的要求。我以为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很重要的。

一切伟大的文艺作品包括伟大的史诗，都是既是民族的又是全人类的。《格萨尔》已经成为并且必然成为全人类的、举世公认的伟大史诗，然而它必须首先是民族的。所以，必须保持它固有的民族特色。不要因为有其他民族的人员参加整理工作而使其特色有所减弱或变化。我们相信这样一条真理：愈是民族的，就愈是全人类共同的。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是由各民族的贡献组成的。

我热烈地祝愿：这一部篇幅浩瀚的伟大英雄史诗，经过全体工作者的艰苦努力，完全整理成书出版以后，人们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它首先是藏族的英雄史诗，然后才是中华民族各民族的史诗，那就必然成为全世界进步人类的共同文化财富。

# 努力抢救《格萨尔》

李文珊

英雄史诗《格萨尔》，是迄今我们所知世界上最长的一部民间文学巨著，曾被人誉为“东方的《伊里亚特》”。它不仅是一份光华夺目的民族文化遗产，在世界文化宝库中，也是一块足以使中华民族自豪的绚丽多彩的瑰宝，在我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均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现在，国家把搜集、整理《格萨尔》列为重点科研项目，必将受到全国各族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热烈欢迎。

搜集、整理《格萨尔》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绝不可等闲视之。一九八四年四月，党中央在《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指出：藏族有古老的独特的文化传统，文学、艺术遗产丰富多彩，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要十分尊重和科学地继承西藏文化固有的优良传统，发展藏族的语言、文学、史学、艺术、医学等，建设具有西藏民族特点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我们理解，这不光是对文化教育工作的要求，同时也是对各级党政领导机关提出的一个很重要的指导思想。《格萨尔》这部伟大的英雄史诗，是我国藏族和蒙古族人民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千百年来，经久不衰；它也是一部研究我国古代藏族、蒙古族的政治、历史、宗教、民俗、语言、音乐以及民族交往等等无所不包的百科全书。尊重和继承这份光辉的民族文化遗产，是尊重和继承西藏固有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完全符合党中央对我们的要求和希望。